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林公案 第五十七回 賠兵費捏詞蒙聽 墾邊疆遣戍立功

且說奕山第一次出兵，總算依了林公火攻之計，小挫敵軍，正在繕折奏捷，忽迭接探報，說英兵特然反攻，毀去兵船三隻。不多片刻，又報稱英艦已到十三洋行面前。奕山到此將奏捷一事暫時擱下，即忙與幕友商議，也沒有善策。到了次日，又迭接天字炮台失陷，守將段永福敗逃；泥城炮台失陷，守將岱昌等不知下落等軍報。奕山連連頓足長歎道：「完了，完了。」連忙傳令楊芳、隆文兩參贊及總兵張必祿，速回省城保守，以厚兵力。三將尚未回兵，忽又接報港內六十多號水師船，都被漢奸放火燒盡，現在英兵正在進攻四方炮台。一日之間連接許多凶信，把奕山身子都嚇得矮了半截，只好親自上城瞭望。虧得楊芳、隆文率兵進城，協同把守，才略為定心。那四方炮台，據省城後山，為省城保障。楊芳討令赴援，奕山因恐怕楊芳去後省城空虛，不肯發令，責成他保護省城。隔不多時，四方炮台也竟失陷，英兵便架著大炮，向城內轟擊。那時楊芳坐鎮城樓，督兵防守，死力抵禦。正在危急之際，卻喜天公做美，忽然大雨如注，敵兵的炮火頓失效力，省城才得保全。看官你道義律前次示弱，托美領事出場調解，現在兵力又何以如此勇敢呢？原來義律因彈藥將盡，後援未到，故用這緩兵之計。現在英國添派陸軍司令官臥烏古，統帶五千雄師，來粵助戰，有了這一支生力軍，故殺得清兵大敗，嚇得奕山坐困省城，既不敢出戰，又不敢逃遁，惟向屬下文武各官問計。於是知府餘保純獻計道：「惟有議和可以保全這座危城。」奕山心想：「除此別無救急的法子。」當即派餘保純赴英軍艦議和，並請美領事居中調停，商定四款：一、廣東允於煙價外，先償英國兵費六百萬元，限五日內付清；二、將調集的外省兵退屯城外六十里；三、割讓香港問題，保留後商；四、將首先開釁之林則徐奏請嚴辦。

奕山至此，也只好唯命是聽，馬上搜運兩庫及粵海關，湊足了六百萬元，交付義律。一面命兩參贊帶著外省兵隊退屯離城六十里外的小金山。楊芳不願前去，自請留城彈壓，由隆文帶兵退屯小金山。隆文因此一氣，就馬上得病，未及十天，竟然一瞑不視了。英兵拿到了六百萬元兵費，免不得啟碇退出。

那奕山用去了省款六百萬元，不敢不奏，又不敢實奏，只好捏詞誑報，只說英艦屢次來攻，悉被擊退，義律明知其勢窮蹙，無可爭持，乃托美領事求撫，只望照舊通商，不再私帶鴉片，惟迫交商人損失六百萬元。當由臣與其議約，令其先行率兵艦退出虎門口外，始見誠意。現業已悉數退去等語。道光帝覽奏，信以為真。朝中只惱了大學士王鼎，密遞一本，說無議萬不可恃，將軍奕山擅自償銀媚外，其罪較琦善更重等語。道光帝看了這篇奏牘，倒也有些動容，即召穆彰阿詢問究竟。穆奸一味袒護奕山，非但不說他有罪，反而說他有功，因此把王鼎的奏章擱過一邊，反而依照英酋提出條件，追認林則徐罪狀，謫戍伊犁。協辦大學士湯金釗，因保薦林公才可大用，也受嚴譴，連降四級。

首輔王鼎聽得了這種消息，先在廷上和穆奸爭論一番，道光帝反袒護穆彰阿。王鼎知難挽回，決計拚著老命，效學史魚屍諫，草就了數千言的遺疏，詳述穆彰阿欺君誤國的罪惡，結尾說臣不忍見權奸媚外辱國，請先死以謝穆彰阿。陛下倘因臣死而醒悟，請速親賢臣，以遠小人，放逐穆彰阿，開復林則徐原官等語。另寫遺囑一紙，吩咐家人明日將此遺疏密呈，然後整衣冠望北拜謝聖恩，時已深夜，侍役早已各自安睡，他就在臥室中，懸梁自盡。等到天明，侍役進來看見，慌忙解下施救，怎奈早已氣絕，無法挽救。此事傳到外面，王中堂懸梁屍諫消息，不消片刻，已傳遍京城。一般大臣聽得了，不過歎息老成凋謝，惟有穆彰阿驚心動魄，料到王中堂既效屍諫，必有遺疏，不問而知於己不利，非事前妥為設法不可。想到這裡，便密差軍機章京聶沅與他商議。聶沅籌思了一會，便道：「王中堂縱有遺奏，必然先到軍機處，門下素來最善摹仿他人筆跡，待他遺奏到時，不妨將中有關老師之處，悉行改去，由門下摹仿贗正，再行送呈御覽。如此一來，事情就可不致鬧大，老師也免去許多麻煩，豈不是好！」穆奸聽了大喜，稱贊他道：「難得你有此技藝，有此機智，著將此事辦妥，將來一定設法將你破格提升，以作酬庸。」聶沅稱謝而出。等到王中堂遺奏遞到軍機處，竟自被他們將真本換去，可憐王中堂白犧牲了一條老命，穆奸依然攬權納賄，按下慢表。

且說林公謫戍伊犁，挈同鄭氏夫人就戍，一路有一文一武兩個差官護送。林公忠貞盡節，深得民心，大家都替他抱不平，恨不能打倒權奸，請皇家重用他，因此到處受人接待。不過由京起程，每日按站而行，雖離伊犁路程杳遠，遇著大雨大雪，只好留駐驛館中，等待天晴啟行。那一日行抵陝西，有門生秦若波在陝做知府，得報老師過境，親來驛館迎謁，相見之後，分賓主坐下。只見林公談笑自若，和平常無異，絕對沒有怨憤愁苦之狀。若波始佩服林公的氣度，便說道：「老師督粵，焚毀英商鴉片二萬數千箱，殺得英兵望風而逃，不敢窺視粵東，威震四夷，功在社稷。結果適得其反，竟把老師謫戍到冰天雪地的伊犁，是非顛倒，太覺不公，真是古人所謂論功行戮的了。」林公正言厲色地說道：「本是一介寒儒，朝廷特加殊恩舉天下大事付托，現在大局決裂，內不能肅清君側，以正朝綱；外不能立功異域掃清四夷，負聖明所托，不加誅戮，已屬萬幸，哪裡還敢腹誹心謗呢？你也是讀書明理之人，如何說出這些話來？以後這種地方，務要謹慎，不可信口開河！」若波因代抱不平，才說出這一番話來，卻反受了訓誨。當下談些閒事，叩別林公回衙理事去了。

林公啟程西行，在路無非曉行夜宿，饑餐渴飲，好容易到了伊犁戍所。這本是准部境地，從乾隆中年始入版圖，辟作新疆省。地面廣闊，人口稀少，山麓河濱，頗多沃壤，且與蒙古、西藏唇齒相依。全省計分八道、四十九縣、二設治局。清廷早想竭力經營，此次林公謫戍伊犁，道光帝知他是個有用的賢才，今因公罪遣戍，正好命他去開闢新疆，必有成效，所以特地戍往伊犁。林公到了塞外，逕抵迪化省城，見過新疆巡撫，文武二差官呈繳文書，領取回文，回京復命不提。

那林公和鄭氏夫人就在迪化省城居住。隔不多時，接奉朝旨，命公戴罪立功，勘辦開墾事宜。林公辦事素來認真，奉到了這道上諭，馬上向新疆巡撫借用兩個熟悉全省地理的辦事員，命作嚮導，周歷全省八道，履勘瘠地沃地，何處宜種植，何處宜畜牧植林。先巡視迪化道屬十縣，勘得烏魯木齊水草豐甘，頗多未曾開墾的田地；哈密為玉門西首的要地，以產瓜為名，不過河流甚少，耕地全賴雪水；綏來多金銀礦，藏富於地，未曾開闢，山石中多蘊綠玉。次勘伊犁道、塔城道、焉耆道、阿先蘇道、喀什噶爾道、和闐道、阿山道。林公周歷三萬餘里，勘得阿克蘇土地廣沃，果谷豐登；和闐肥沃宜農，百穀、棉花、瓜果出產甚多。勘察既畢，回省與中丞商量開墾事宜。林公說道：「本省土地肥饒，極宜種植，所惜地多沙漠，缺少河流，土性雖然肥沃，只因無水灌溉，故多棄置，甚覺可惜。兄弟愚見，若欲開墾，當以振興水利為先。」中丞也深以為然。

林公於是規劃河道，招工開濬，每段派一監工員，自己週遊巡視，實事求是，督工雖嚴，但待人和藹，恩威並施，故在事人員個個樂於聽命。等到開河竣工，又召佃耕種，相度地勢，分種五穀，這正所謂因地制宜，故種植之物皆能異常繁榮。當地人民，又多了一種生計，新疆的出品也驟然增加了不少，頌聲載道，民間著實感戴。林公公餘以筆墨消遣，在省文武及紳士求他書聯題詠的，戶限為穿。那時風行率更體，林公所書，完全脫胎於歐陽詢，所以大家都視為珍寶。伊犁一般的箋紙店，莫不利市三倍，不過三四個月，林公的手跡已傳遍冰天雪地中了。

林公在伊犁勘辦開墾，事無大小，都是親身監察，很廣大的沙磧荒地，漸漸地盡成沃壤膏腴。不料內地極繁盛的省份，卻被英兵擾亂得不可收拾。這是中國的第一次失敗，也就是國恥史的開宗明義第一章，就是中國現在之國弱民貧，也起始於此，這是何等痛心的事啊！中國的貧弱，一是媚外屈服，二是鴉片貽害，林公當時早已見到，故有「鴉片不絕，行之十年之後，文無可用之士，武無可戰之兵」的話。惜乎不能見用，如其照他的計劃辦理，中國早已富強了。

再說當時自林公謫戍伊犁，首輔王鼎憤而屍諫歸天，權奸穆彰阿遂得肆無忌憚，奏請諭飭各直省裁兵節餉，以為和英國議和通商，養兵也無用處。道光帝偏信讒言，嚴限各直省督撫裁兵節餉。哪知奕山奉派赴粵，被英兵殺得大敗，不得已而與義律議和，償還六百萬兩，議定就廣東一省罷兵，以外各省概不在內，清廷只道和議已成，全國可以無事。

且說英領事義律同司令伯麥，一面率兵艦退出虎門，開闢香港英國的商埠，恢復廣東貿易，一面派漢奸入京，探得裁兵消息。伯麥暗想：「這是侵掠的好機會，豈肯輕輕放過？」便和義律商量，乘此戰勝餘威，進兵北征。伯麥就遣使回國，奏明英王，徵調印度艦隊來粵，會齊原有兵艦，起碇擬向北洋進發。哪知駛行得不多幾時，還沒有離開粵海，忽遇颶風，沉沒了幾只兵艦，飄失了幾只小船，清兵撈得了幾件帆桅，奕山、祁士貢就張皇入奏，輕事重報，說什麼翻船無算，浮屍蔽海。

道光帝覽奏，迷信海神有靈，頒賜藏香匾額。那伯麥遇颶風失事後，不得不照實奏明英王。英王就派濮鼎查來華代義律職，又令海軍少將巴爾克代伯麥為司令官。濮鼎查和巴爾克奉派來粵，會同臥烏古，帶領軍艦運送船等共計三十六艘，游弋閩海，進攻廈門。前任閩督鄧廷楨也因焚毀鴉片，得罪朝廷，與林公同時革職。新任總督顏伯燾也是個熱心拒外的好官，聽得英兵游弋閩海，連忙遣兵調將防守海口。

要知勝敗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